暇老齋雜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何喬新嘗有疏曰國家制律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則值錢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欲折中之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說不行余以即行之亦五十步笑百步耳不如竟以所值定罪方得立法意而贖鍰較之呂刑失於太輕不用鈔八錢二之倒而俱照收贖律鈔以銀折之但杖一百至鈔四十二貫為贖絞

斬則納銀四十二兩流三千里納銀三十六兩較之今雜犯死罪一十八兩總徒四年十四兩四錢則為加重庶得其平也若贖罪例鈔及錢鈔兼收例俱賤估鈔時所定最無謂也

國初編戶原以十戶為一里有奇零則附之宏治間定預備倉糧事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則是每里積一千五百石每戶積一百五十石也雖有連年水旱民安得餓死乎倘明此法足矣不必他求也

人皆知舉貢為正途而不知監生吏員亦有正途也

王三原恕為冢宰時曾有奏曰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効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誰肯盡心職業此疏大有關係余以欲吏治之興不盡去事例不可然而不敢言者以歲需其數十萬金

之用也今用屯鹽錢三法則足于財矣何難去此或曰恐旣富方穀之義未當佘以為當用開屯之法使民得以力田起家中有異材不妨如國初顯用稅戶之例則人思自奮矣其刀筆小才各勤於其業自從其正途考選以進何憂阻滯乎

今足邊儲之法如開屯田中餘鹽催民運嚴倉收之外尚有折銀一法當更正德間户侍馮清奏攺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夫以三錢一石之糧即以三兩一石折之而銀不可食究竟糧必貴至四兩五兩即不至四兩五兩而衣金玉死者

比比矣此作俑者當追戮也
梁文康儲其所取士田賦嘗証之曰沒其背可抵天
下租稅之半則近王在晉謂沒馮世龍之背可以免
遼餉三年不足謂過矣嘻
今閣臣無不同知經筵事者矣景泰初江淵商輅巳
在閣矣然陳循高穀同知經筵而淵輅兼經筵官而
已比今昔所不同也
本朝諸生言事遇知者不少如太學生楊浩諫景帝
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弒主之罪即授河東運司判
官擢知順德府累官都憲太學生虎臣諫　純帝萬

壽山搭棕棚巡幸即召至左順門至傳　温旨受其誅命吏部授七品官得雲南一令而卒其後復以科第起家及或不甚著者甚多也暇日當合為一編以近日錢嘉徵胡煥猷足之

國初定匠籍者班役此即差役法也後折匠班銀官自催之此即催役法也後法便于民然國初時寺以營建鉅萬而無困敝者以行前法耳太祖營南都因民未定不必言矣　成祖營北都永樂四年閏七月徵天下諸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

聽役半年更代並人月給米五斗較之近日大工催僱相去幾何可以知其貴否也

仁宗嘗諭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間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侍講王進布衣陳繼對遂建宏文閣于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近日 主上自政事之外所問文學事實閣臣以下俱莫能對御史黄宗昌請選文學之士前南京光祿少卿文翔鳳前南京考功郎中王象春等以備顧問閣臣竟已之蓋恐侵機務也余以本朝

政事入東閣者無預機務之名則亦不關政事如掌誥者是也近年始不用此制耳今若仍復宏文閣而以處文學之士以備顧問何至侵内閣之權而不使
天子得博學多聞之益乎

本朝賢豎懷恩、姓戴氏、宣廟間、御史戴綸言事、忤
旨杖死、其諸父太僕卿希文坐逮、幼子被宮、即懷恩也、此當獨表其姓于史傳以識其自、

本朝名將山雲、生時未嘗封也、死後追封懷遠伯、此況東所以請追封周尚文也、近年葉福清向高、為戚大將軍繼光頌、而不及此僅加廕而已、此不足為勸

也、

賈誼曰、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今冠處女四字甚幽

闢鬼者曰、人有鬼、器亦有鬼耶、法苑珠林記劉宋時吳興費崇先受菩薩戒、每聽經則以鵲尾香爐置膝前、一日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擧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坐側有唾壺、徹去之、即復見此人還爐于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方知神人所提蓋爐影耳、爐影即是爐鬼、如此則何物無鬼

今人詩文中于妓入道者、每引鑠子骨事、其事犂載

于續玄怪記、其說曰、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歷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善捨、世俗之欲、無不殉焉、此即鏁骨菩薩、不信可啓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此義人難遽信、余細細思之、其言不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餓虎號嘯、一飲食之欲耳、

且帶一殺根使遇腐儒必告之曰餓死事小然佛竟投身飼之少年思法其咆哮何減餓虎且彼無殺業我不必捐身慈悲本等豈有慳惜大善知識必首肯斯言也

先正程敏政別號篁墩此必用程靈銑助蠶殺蠶事蓋敏政歙人靈銑亦歙人必其先也然歙縣圖經所載本事則所助之蠶為黃墩湖蠶

令制殺人於市殺後無餘刑也逸史載唐樂生被寃殺於制使裴郎中至毬場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侯所錄樂曾攝都虞侯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

矣爾慎無拉吾頭若如此我死即當殺汝所錄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笞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而仆於地死矣如此則唐法于與刑後尚有笞也亦一異聞記之

刀輪車兵法所載古人以塞城門蓋巷戰之具也近年逆事初起獻兵器者紛紛有欲造刀輪以破陣其人驟得盛名南中公卿奔走視之余往觀自知悍㞃余微哂而去朝野僉載曰唐魚思咺有巧思武后欲造匭無作得者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咺云徐敬業在揚州反咺為敬業造刀

輪以衡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夫古今事有不同理則一也咺雖巧不能使刀輪衡陣敵業雖愚不至以刀輪衡陣

南楚新聞曰唐汾國公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庭趨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汝不認桑梓耶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州實不曾趨走台階亢日況在荊南若論桑梓固非儀也悰怒陷殺之甫死一月而悰卒悰自是驕妄然匡謀曰若論桑梓

固非儀也則于本處節度應行庭趨矣近人甚諂其鄉之督撫然亦無此儀此古今不同也

唐裴炎之甥牛騰慕五栁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近有士人稚自負舉動如貴人然貧不能具車馬人稱之步行進士足以千古遙匹

唐之李丹丘可與嚴子陵陳圖南同傳竟晦于野史其名不甚大然圖南可為帝王而不為世皆知之子陵本領世或未盡測也顯者人尚不能測況晦者乎丹邱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卒殄彊吳後去越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

時不可妄致也此言豈易及哉康頗思用趙卒尚未悟此也

神仙山伯甫授藥於外甥女時年七十漸還少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恠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山伯甫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年矣以此計之生兒之年正六十歲未服藥之時即能既老生子耶近山東平度州民婦七十生子則

此女又不足奇也

白日飛昇者每云乘寉故李花真高尉輩皆刻木寉習之近一士夫因而仆越以病然謝自然上昇却云去時乘麟來時乘寉何不習之于麟縱不得上昇亦差可免仆後復有癡人習寉當賞余此言也

太白星君傳張士平淺井法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時即為福地淺

井及泉必有良效

宣室志曰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為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子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閱卹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今夕可泊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廡致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常學道于四明山偶

晦于此適聞王公忘舊甚不平吾為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於地有項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卹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如是耶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僂而揖於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即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般未果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塗贈以僕馬

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今之貴要自飽囊槖莫肯分潤親舊焉得俞叟十百人分布天下㘞殺五寸紫衣人耶

暇老齋雜記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異聞集載宰相李泌奏補闕盧景亮穆質于大定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白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即言昔諫上不納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御筆書予一官遂遠貶按本傳泌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

闕則其請重貶盧穆應不妄也此泌相業第一事三代以上不設諫官蓋一以事無專官則人人可言雖百工之賤亦得執藝事以諫一以既有專官則彼必自求題目雖賢者不免而三代以後賢宰相知其實而不欲居其名鄴侯識膽俱絕古今故敢為此耳

唐人奴稱主人曰郎君、今稱人家兒郎為郎君矣古人稱故人子亦曰郎君、如此則太無別、神仙傳、權叔本家傭陳安世曰、大家君教我耳、此三字典雅可入文章、

續玄怪錄載神仙王爕號麒麟客者曰樂雖難求皆

亦易遣此言名理甚快我輩富貴得意之場皆有苦趣故捨極樂一途欲求樂境了不易得然余久歷患難每于極迫促之時於空心眼頓覺種種惡趣了無苦味此二語實透實微

杜子春好酒閒曠、資產蕩盡、老人贈以三千萬、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嗟乎、名教何等事、而乃銅臭所可圓、然要之于至其言不謬、每念斯言、不覺三喟、

彭祖曰仙人者雖有不死之壽然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

未顧此已此言雖非至論然亦快透極矣

王母曰六甲左右靈飛致升之方四十年傳一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夫仙真之分久矣太上者又十倍之乎得道者想即籛鏗所言得道者了非仙人也蓋長壽而終於死者也

仙人黃眉翁曰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洗髓二千年一伐毛此佘丁卯所著雜說名為青光之本也亦自謂脫去塵言庶幾洗髓伐毛耳

張果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黄丸、凡服食者、必取資益、三黄惟取其降火耳、蓋以尅為生也、

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此緣非良人所為、何遂稱不良人、將以其緝不良人耶、然究非美事矣、今士大夫以得全吾廢為禁、是愛其子弟、不如六郡良家子矣、

唐闕史稱裴休賓一古盎、以款識有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其門弟子劉蜕、以葵邱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裴公憬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此常人易

辨、何裴公至此方悟、然其擊碎自是快事、雖似開其宿憤、亦省留偽後世、乃近世嘉禾項氏閒尚寶一銅器、亦以桓公識為奇、當未聞此耶、即未聞此、亦曾不思生前無謚耶、

狄梁公博勝、奪張昌宗之翡翠袍、宋之問詩勝、奪東方虬萬鵲袍、二君邪正不同、然其事皆在則天時、

北夢瑣言載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併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簡譜角觝、今日顏雲亦何多耶、史不勝載、遂忘其名矣、

唐建中時、令狐峘知貢舉、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從、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此唐之囑托、所以公行也、然斥逐發私書者、甚可以敦厚道、近有士大夫負美名、而屢發私書以自飾、竟以苟免、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李德裕不繇科第、其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悞、復請之曰、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故牛李搆怨時、有請令德裕主貢舉以解怨者、

奇章終不許、夫以德裕之才學、自以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使隊中驢馬見輕、以至終身、今會昌一品集昭昭千古、奇章文人、亦雅遜之、況及第李評事、不知安在耶、

唐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時吴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

暇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鄭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
與狀頭、鄭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鄭曰、亦
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鄭未遑對、武陵曰、不
爾却請此賦、鄭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
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
有以杜牧不矜細行聞之者、鄭曰、已許吳君、牧雖屠
狗、不能易也、此足見憐才之盛、更見大道之公、薦者
可以公薦、聽者可以公聽、豈如暮夜關節齷齪財臭
耶、又豈如今盲眼瞎撞、坐收賈鼎耶、然不知狀頭之
外、何以重第三第五、而不取第二第四、當質博者、

唐代宗雖非純君、然頗有度外之事、非常主所及也、獨異志載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階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曰、在在膝蓋下、又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鏊貯烈火置其腹心、煙氣熢勃、左右皆不忍視、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此、彝對曰、臣實藏之、已然諾于人、終死不可得、遂貶之為端州高安尉、此事遇英主庸主、俱無活理、代宗卻僅貶之、此兼豪杰聖賢作用、又載房光

庭為尚書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敗、御史陸遺逸逼之急、光庭急、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曰、光庭與薛昭有舊、以途窮來歸、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為慈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固不易得、時宰何人、豈庸人可庶幾、竟失其名、悲夫、

古人擲骰子、以堂印為上、不知即今六四否、四在唐時已賜緋、印為紅色、想即此也、唐時王生與夏侯孜、同在鳳翔連帥座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

俱得登第、當擲堂䘏此一證也、
錢式粗惡、物料低下、至萬歷末年以及近三朝、至矣、至崇禎錢、竟無擦磨工、字畫皆不全、開元錢通傳至今者、不惟輪廓精美、即字亦歐陽詢所書、古人不苟如此、今太懸絕矣、
今琴聲差雅於諸樂、楊用修竟謂之胡樂、則似箏子竽阮琵琶、然唐于頔嫂即謂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韵、則其來久矣、然唐琴師董庭蘭尤善泛聲祝聲、謂大小胡笳也、則琴之變雅、正自唐人起耳、唐明皇恨琴聲、欲以羯鼓洗之、自然趨入於

胡、變其正雅矣、

唐人有送宮人入道詩、今皆以為出家也、然二者自不同、伽藍記曰、後魏高陽王雍、貴極人臣、豪侈無匹、妓女五百、羅綺從風、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則可知二者不同也、入道即今所謂在家脩行也、北方于此等、不分男女、皆稱道人、即其遺意、

賓主交拜、其來尚矣、異聞錄唐人所作、乃記后土夫人與韋安道冥婚事、宮監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豈古賓主禮如此耶、其事雖誕、聊借為

則天分過、然于此可證古禮、
大唐新話、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
權要官、就中張垍、更與賊毀阿奴家事、犬彘不若、其
罪無赦、肅宗力救之、下殿叩頭、上皇命左右曰、扶皇
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長流嶺表、張均伏誅、玄
宗小字阿瞞、嘗自稱之、對兒子何自稱阿奴、此不可
解、又深恨垍而反得長流、亦不可解、
戎幕閒談曰、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
於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勢、葬於
此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侍

閒時陪師往詣、問其價幾何、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柰何一旦潛遊郊野、恐禍生不測、安石懼、遂止、泓歎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公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買、安石曰、舍弟縚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縚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縚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今世傳父母廢子孫。葬師猶騰湧不已。若加子孫旺父母。當無食暇矣。然古宰相畏謗、不敢擇地、今官愈高、求地愈急、上不以疑、下不以謗、此葬師得安食于今時

也、

唐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刺血詣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人心如此、兩都爲得不復、安史焉得不平、唐中興之盛焉得不就、今之男子、豈不如古婦人、然一請當先、必遭譏阻、故兵興數載、人心愈不前、徒使　主上曰女酋如勸、插酋如歎可慨也、

北夢瑣言載唐進士李茵、得宮中流出紅葉詩、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歎曰、此妾

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如此則稱能書女子為書家。甚典而有據、今人未知用也、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劉禹錫赴任姑蘇過揚州於州帥杜鴻漸座中作也、今本中皆作惱斷、雲溪友議獨稱斷盡、于本事論之、則斷盡為是、

摭言載、唐鄭朗相公。遇一僧善色、謂曰、郎中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

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于此考之、唐之狀元及第、亦尚有重試退黜者知

王泉子載鄧敞以孤寒不中第、牛蔚之弟僧儒之子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甯一第耶、時敞已為李評事之壻矣、有女二人、皆善書、敞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敞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敞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

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幞
帳雜物、列于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
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
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
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
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
憾於鄧、寧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
共牽輓其袖而止、按高則誠所撰琵琶記、託名蔡中
郎、而其婦翁稱牛丞相、或曰元時有百花丞相、百花
者華言牛也、時有強贅婿事、故託名牛郎耳、今觀之

却不然、直是全用此事、特以鄧敞名不著、故借中郎、亦以中郎曾受知郿塢君、故可借耳、悲乎、王元美據說郛、謂牛名繁、其人為蔡生、妻為趙氏、其事與傳奇更合、而與此小異、

暇老齋雜記卷之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冥祥記載晉中散大夫趙泰如見冥吏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刼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者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騾驢牛馬每疑人殺生甚多使必作猪羊等物償人亦何刼得了有蜉蝣一遽可以了抵則數千殺生亦數年可了差為快便且諸物具殺業只不合自我殺之故一短命蜉蝣自足抵償不若刼盜殺人之必當以屠割報也蓋亦以所殺之物皆前生刼盜殺我者故此

得未滅耳佛謂冤冤相報此自是從人情中勘出至理想其準報既有主者亦必如擬律者之有輕重增減也此事佛家未嘗暢論焉得明眼人與質證之

分野之說千古一大疑今以十二州配二十八宿至鬼方百粤之間即謂諸宿之外豈天體之大止照中土一隅耶或曰南極星不常見則化外諸國自有分野此其說似矣然日月所經亦止此耶又不相合按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海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則三萬里之外亦共此分野矣余嘗曰星之有分野如日

月之在庭院一院之出沒東西不礙天下之出沒東西也而各自具足二十八宿照中土分野亦如一院之日月耳此于理始無礙于大紾之言而益信

鎮江圖山在江之介天啟七年江淮間頗饑有道人指其土可食民競取之時遂傳得一鈴記言涉沃讖然具言又半與舊傳合余疑因土可食人遂附會之蓋逆璫方熾人心洶洶耳是時在南都奴輩自湖來過而得之余亦曾食焉甚可食入麵更無別人驗其事以載籍不載故附會之說遂滋然自是不學之故少所見多所怪耳按紀聞曰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

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未貴人饑、若爲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麵爲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肅時在懷州親遇之、又唐會要曰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鄉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爲麪、人取食之、此二事與今正合、不足疑也、但俱非盛世事耳。

古人以食器、當以藥金為之、可以延年、當時人亦能辨之、東漢陰長生嘗作黄金十數萬觔、以布惠天下貧人、唐太宗嘗令成弼造金數萬觔、所謂大唐金也、此兩金必尚有流傳者、人自不識耳、

劇談錄曰、漢高后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會稽市販珠、乃獻之、賜金百觔、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觔求珠、復獻四寸者、不知此仙人須金何用、豈欲以布惠貧乏耶、又何不以大還點化、豈厭守丹頻攅鍊珠以化金耶、

通幽記載唐張恭之女嫁與唐晅死後鬼復歸如生

人詎問欲何膳荅曰冥中珍羞亦備最重者惟漿水粥了不可致耳冥食資于人蓋以人不以漿水粥供鬼也今京師有之甚佳鬼亦頗知味

獨異志載唐李赤為厠神郭氏選婿厠神古傳名郭登李赤即慕白而名者其為詩做白形廓而甚惡有溷于白集者余修輯全唐詩紀已歸之赤矣赤詩如此宜為逐臭者所選矣

唐時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蓮花刺史命收蓮子歸京種于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染工染工曰我家世治靛甕嘗以蓮子浸於甕底然後種之

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爲種、即其紅矣、益還本質、又何足恠、乃以所浸蓮子寄之、近世不復見青蓮種、余惟見鄉中一女人以念佛生極樂國桶中生青蓮耳、何不以染工法試之、當爲我郡續此故實也、

晉咸平四年、立芳圃于金塘城東、多種異菜、名曰雲薇菜、有三種、紫色者、上名曰雲芝、余性好植蔬、常與友人言寒夜客至、有蔬脯二十種、鮮十種、便大富足矣、當襲金壙嘉名、以名吾圃、此正山家本色、帝王家焉得胃之、當致頌天上、必斷歸我也、

唐時即以陸鴻漸爲茶神、鬻茶之家陶其像有交易

則茶祭之、不和則以釜湯沃之、嗟嗟、鴻漸何辜、每受
湯沃、當為消除清福耳、
昔隱人之婢稱芳草蘐草、今隱人茍蓄侍兒、當以此
廣之、魏武時、有神草、名合歡草、可稱歡萌、晉武時有
異草如金燈、又稱異草、媚草亦名雀子草、可稱雀草、
歲秋草一名麗草、亦呼為女草、赤縣洲生紅五之草、
食其實醉三百歲、名曰醉草、雅州出舞草、漢武時異
國獻夢草、桂林有草見之令人睡、名曰睡草、鄭康成
書帶草、又稱書草、又有令草天草、皆雅名也、
唐天后時有獻三足烏以為周室之瑞、左右或言一

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須臾一足墜地、凡為天書稱山呼、云欲迎、道中皆此意也、武后快人、直說出耳、近世一種令主、又使人為之而已、固不居之、更添一番着數矣、然總為史冊書之耳、

南楚新聞曰、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為左軍使、一但奏授朔方節度使、勅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處于左右、遐邇仰

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為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右僕射、後數隋敗、為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為復州後槽徒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為姪、未半載、安死、德權遂更名彥思、繼李安為圉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近者逆璫用事、凡中貴子弟及緹騎無賴、皆驟至一品、甚有加保傅者、事敗之後、誅殛之外、漏網尚多、俱為匹夫、有復納承差者、不異於看馬僕射也、士大夫趂此時加銜者、人目為偽官、不復以大

文選王洪為楊深駭物聽、唐代以隴西為國姓、和陶李郡望均不二、非桃李之謂姓也、出生語矣

察視之、崇禎元年、尚有開棍行京師者、其隸人自謂人曰、加街者不必避、可笑也、此輩又無論矣、

周穆王八龍之馬、六名超光、一形千影、形容捷逸、但覺形重、古人文章之妙如此、

廣異記載妖狐、唐時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陶李之姝、姝手桃李、古人尚以為羞、近見士夫家、竟有同

姓為婚者、雖為鄉黨所賤、而彼自晏如、何古今之頓異也、又載老狐蕭公許婚、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剋日、要知唐婚娶尚必聞之縣官卜人、亦不私致、此皆成今古矣、

纂異記載蜉蝣王以屈殺焉知言追贈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蚍為太史令、於是蚍上疏辭爵、略云、臣豈可因亡父之誅、賴國家之寵、此雖寓言、然今之志士、何可不如蚍也、

史筆至陳隋、不稱合作、然亡章句眼、有非後人所及者、其稱張麗華有神彩三字、已足盡美人之槩、蓋形

貌極妍、而神彩不煥、不足動人也、又曰、舉止華閒、形容端麗、閒如弓馬閒熟之閒、古人每稱閒雅、於閒中再加一華字、其神彩處可想、麗者美人所難、却帶端字、此所以獨居一闋、雖孔貴二嬪亦不敢比肩也、陳後主甚諳此中味、豈草草者乎、史筆亦足發之、

宋周伯琦、雅善詞章、兼工小篆、羈住于吳、猶每合同志極意風雅、然論者即以此短之、却不特此也、當脫脫正盛時、也先帖木兒軍敗、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伯琦時爲中臺御史、反劾文等越分干譽、脫脫縱賢相、庇也先自

其失、附賢相而蔽其短、其短與附秕相何異、其素節如此、不特在浙藩時舉動多舛、以至陷身寇盜也

儒者好持論、然苟非邪正之關、如王始興之誤得賢名、王舒王之誤居嘉籍、亦何必哓哓、理有兩通、辯致層出、非不一番剝落、一番新倩、然究竟兒戲、王元美論屈致嗜芰事、終之曰、或云屈到之芰、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王子可以無衷也、甚矣孺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答、此聽世之識足破從前窠臼、然王子之辯、所不必辯、以至鑿而礙者不

少也、所謂明知而不能禁、多生積習然耶、

元末年、立分司農司以脱脱之謀也、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勑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農、農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嗟乎、此善法也、惜元行之遲、不能濟耳、然早可圖、又置之、

天下事何繇恰好也、

自好為鑑斷者、每每腐俗可恨、使學者蒙而見聞入于其髓、苟非豪傑之士、終身守其說而不可拔、學術政事、皆于此壞、本朝胡粹中者、尤好此、於元末事事事論之、如方國珍不當撫而撫、劉文成爭此失職其是非較然、粹中却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搆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逆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强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

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使粹中之言爲然、則國珍再叛之後、位至平章、宜其盡忠於元矣、張士誠一加而爲使相、再加而三公眞王、宜其馴而爲忠義矣、乃竟何如耶、儒者無文成之識、不能言之事前、及事後成敗、已若觀火、而猶爲此謬說、以悞後人、何怪今之叛者得上賞也

公論之不明、自唐始也、王叔文自非純臣耳、然姚崇張說、亦何嘗純、而享才臣之名於千古、叔文之意亦豈苟者、其事不就、遂爲千古話端、王元美曰、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爲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

之所任措、如罷宮市、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
相杜佑賈耽諸耆碩、皆能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渙
之人心、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神策行營
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
吏、卒為宦官所持、不能全身而至砣死、蓋其事之最
要且正、而禍之烈賁絲之、即劉闢為韋皐求三川、而
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寧不
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皐時已逆知叔文
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無所顧、且神策
諸將、尚為啟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况裴均

嚴綬輩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等、因不能盡當、執誼鄙亡論、然亦以文學爲德宗之寵臣、而秦等則天下之所謂名雋有才識者也、獨史所云互相推獎、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徑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柳宗元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塡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此最爲實錄、而茍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

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訓輩伍、奚不究也、夫訓非叔文比也、此言極公、而按事極核、先獲我心矣○然我曰、訓亦非注比也、今動稱訓注、注亦不任受也、其說略見於史快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并州曰、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夫使介甫虛其心可也、其行之實古未有加諸者也、使崇其智可也、欲使卑其禮、則介甫盡棄其所學矣、此所以謂之君實也、苟如此、烏能使君實瞠乎後也、令不如此、君實亦未嘗不瞠乎後也、

易感則易衰、極感則極衰、地固有之、況於家國乎、揚州當唐時、紅燈十里、繁華甲天下、而五季之時蕩無

人煙、至宋百年漸得興復、宋元之際、又盛矣、高皇帝初取之、改為淮海府、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守將張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為隅、築而守、今又盛矣、南宋小說載兀朮渡江時、蘇州府城惟頹垣而已、未幾而又盛矣、其盛極必衰、天也、其衰而復盛、地也、

元末辛丑、高皇帝尚為吳國公、嘗鑄大中通寶錢、自來鑄錢未有不用年號者、此一變也、傳之後世、失其故實、遂謂有大中年號矣、

古人以五胡雖主中國、然所占止在昴宿、及紫垣有

變而虜主顛沛此梁武所以嘆虜亦應天宿也然其時南北分限固不宜歸帝垣于戎主至元而一統華夷更無可應人主之垣豈遂寂寂乃順帝之末甲午七月太陰犯昴十二月太陰掩昴丙申正月太陰犯昴六月復如之丁酉十月太陰掩昴戊戌正月太陰犯昴十月復如之十一月又如之己亥正月復然戊申正月我高皇即位彗星見於昴畢之間三月彗星復出昴北則所占誠在昴耳豈真主已生虜人仍占本宿耶

高皇帝得天下與漢高同而說者曰陳友諒張士誠

非項羽比此其所以稍易此誠然然友諒之強世尚知之而士誠之富人直謂坐享耳嗟嗟以匹夫而得據三吳享有二十餘年真主如高皇累戰而僅勝之豈無自哉 高皇嘗謂孔克仁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夫兵不厭詐阿購寄奴之所以能兵者止以其能奸耳而士誠有之孫武子神於兵者也以間諜為

上、而士誠又能之、豈易敵哉、終以恃用勳舊、兵無紀律、此

高皇之所以不畏、而深畏有紀律之擴廓、屢已聘之、每稱為天下第一奇男子也

太上答陶隱居註方書殺蟲魚禽獸世皆知之然實不止此事也西蜀華蓋山李㭬真人覬曰陶有三是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其二好算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恃聲勢親近朝庭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天創待仙樓造降真館又謂陶雕刻文詞勞神典籍好述異事且求真不一潛

神二門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徃生文道釋並修則
上帝未見用也余久就世外昨年復黽勉一出旋遭
世網陶所謂求縣令不得正此謂也今年三十六正
同掛冠神武之年更復何待平生好醫藥然方書不
煩更註此非知免矣自幼潛心緯度多謗畏禍絕口
不言休咎者數年矣此學亦不欲傳人自此便絕此
念其非亦可免也即待仙降真之事自覺平常不屑
望想但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此出於性斷
不能以彼易此但本無聲勢亦未嘗親近朝庭或真
人所非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詞典籍亦自以即復

仙班亦非此無以銷日而宿生曾事二教俱歷歷可
說故潛神二門亦終不免然恐意終以兩不相礙上
帝豈偏執至此即上帝廢而不用而我自有得亦正
不羡瓊陛高班也焉得招李柾而與面質之
監官鄭端簡曉名卿也、鄉之先正也、然其為司寇時、
擬董傳策等三諫為戍、曰恐贖徒則加杖、孰若完三
諫之生、以俟它日之報天子也、黄恭肅光昇詳述之
於昭代典則、為恭肅曾擬海忠介瑞以辟以此去官、
若曰自喻也、若端簡之擬王杼郭希顏死、此不知有
說否、端簡終不合嚴嵩而去、故人亮之、然人臣守職

可放空一事否、即曰二人不能無罪焉、然司寇守其職可迎意加擬手、我終不能解也

古之大手眼君臣、只是善因時以制寬猛而已、漢高之用寬、諸葛亮之用嚴、與我 太祖之用嚴、皆法此也、此意孔明後、惟劉青田識之、青田書語 太祖曰、自元氏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乃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

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賴焉、章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然究竟 太祖制治之道、何嘗不用青田之說、特恐奉法者失其意、故利器不欲示人耳、溢之頓首、正在雲霧中也、異日 上謂青田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槩曰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 太祖本

領學問和盤托出矣君臣相契之深必有所因却於應對之際各有時有機亦不混混此非解者不足與道也

湯信國平閩時陳友定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亂遂并力攻城失火一事能使堅者瑕靜者亂觀此則即不瑕不亂而足以疑者鼓敵勇此常料之外也可不慎乎

賦役之法江南至萬歷中年弊極矣後先大夫與朱少師國禎於湖郡倡均田之法蓋不以戶丁而已田然說者紛紛謂市戶等太便宜耳然此百之一二即

在此百之一二以應國家不時之需亦何不可畢竟此法行民得休息而諸郡亦俱倣行之近漸以魅挆洪武間經營興作命中書省議設法恐役及貧民以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别田足之　高皇參酌民宜必極中正然終以田為則故知以田為准雖有踰越不過百之一二藉口一二任意為之無所不至矣　祖宗精密如此憲章之外無他道也洪武間選宮寮老成者以六卿兼職新進者又備極一時之選可謂周矣又選國子生周琦等侍太子讀書禁中此即唐明皇命李泌與太子諸王遊之意此

別有一種涵育後之人亦當一舉之也
言官風聞言事此說實無所據不知何以相仍有此
言夫所謂風聞者正以事果真實何能盡出己見然
事有所據聞必有所自如不可告人言及不可謂真
實然何以得借此恣口逆箴是非乎崇禎元年　主
上首詰風聞者真　聖主也然此亦　祖宗家法也
洪武元年　上方即位陶安龍飛舊臣也而御史尚
言其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繇知
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
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今上妙年

即同符　聖祖何可及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
來春舉行藉田禮當時儀禮大典亦多矣即以基一
代儒臣何以獨此典隔年預召之此必基嘗力勸
高帝行此今行其說故特召之耳歷朝來間亦舉之
近且置為後事得無未有青田之心者乎事有文而
實寬而急者此類是也誰為當亡言哉
大將之下有參隨此自中山王時即行之至嘉靖間
文帥武帥俱不廢也後以鎮守內臣亦有參隨遂避
此名今曰聽用曰材官矣然特異其名耳

洪武間戶部請開中陝西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騾牛羊之類驗值準之今每告邊無粟又謂開屯患虜不知邊人所需正不止粟如布帛等每以商人不至其值甚高故雖領折色多而不足以辦使通其法何物不可中鹽但金銀則當禁耳以金銀者准貨物之等子非貨物也太祖深識此意禁民金銀交易不惟為行錢法亦深察其本也

司農司一官耑以開闢荒田為事元時嘗設之非如唐之司農寺如今九卿也哉　太祖吳國肇建京嘗建立後罷之至洪武二年以中原田多荒蕪乃復設

之開治所於河南今中原屯政久廢荒地甚多此官不可不復建議者每以責成州邑不知州邑事多終以文應雖官多則擾而此等事必不可不設專官特論者每以似是之論以悞國柰何但設官而不重其權則又如董應舉之屯田終歸掣肘耳然此官罷而并應舉已成之績亦銷滅矣此專官之效也

本朝精明之治莫過 二祖時然究竟 太祖時為最耳據先正三楊輩對 宣廟云永樂之末貪風大作矣然 太祖定議按察事宜即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弗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弗沽名賣

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忍比
太祖之時所以得成精明之治歟

太歲月將風雲雷雨代天分布威德者也五嶽五鎮四海代天分治疆宇者也人主以天之子以具極貴不敢自居為百神之主然亦可匹矣本朝祀典祝文俱稱臣似過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八 終